

明治小说文章变迁史（第一章）

德田秋声 著/陈晓淇 译、沈国威 校

译者序：《明治小说文章变迁史》收录于《文学普及会讲演丛书》。根据丛书发刊辞的说明，丛书秉持“真正的文明生活，必须以坚实的思想根基为基础”的宗旨，邀请各学科最具权威的学者，就各自研究领域作出具有历史性、系统性与条例性的讲演，以期培养公众心中的“思想之根”。本文依据德田秋声《明治小说文章变迁史》（文学普及会 1914 年版）译出。该书与田山花袋《明治小说内容发达史》合刊于同册。凡原文中有着重记号者，原样加以保留。译文中的注释均为译者所加。

第一章 混沌时代（至 1879 年）

至《花柳春话》为止/最低俗的文学/英国思想/《西洋道中膝栗毛》/“鶺鴒”文体/《胡瓜报》/《残缺的少女》/成岛柳北/《柳桥新志》与《花月新志》/福地源一郎/とさ文体/福泽谕吉与中村正直

德川江户文学的余绪

1879 年，织田纯一郎¹翻译了利顿²的小说《恩内斯特·迈特瓦》³，以《花柳春话》为题，由阪上育英舍出版。⁴在他将西洋小说的新结构、新体裁引入日本小说界之前，日本小说界几乎没有值得称道的新气象。政治上的维新，并未带来文学上的维新。虽然有着微小的变迁和充斥在表面之下的革新动力，但总体而言，德川文学的余绪犹如将熄未熄的残灯，时明时灭，人们忙于对应社会的激荡，没有将其反映在文艺中的余裕。1877 年以前，能够称作“小说”的出版物屈指可数，仅有有假名垣鲁文⁵的《假名读八犬传》《西洋道中膝栗毛》《安愚乐锅》《胡瓜报》；万贺亭应驾⁶的《释

¹ 织田纯一郎（1851-1919）：明治时期的翻译家、批评家。曾就读于爱丁堡大学学习法律，回国后凭借翻译小说《花柳春话》而成名，后担任《大阪朝日新闻》等报纸的主笔。

² 布威·利顿（Edward Bulwer-Lytton, 1803-1873）：英国作家、政治家，著有《庞贝城末日》（*The Last Days of Pompeii*）等。

³ 《恩内斯特·迈特瓦》（*Ernest Maltravers*）：出版于 1837 年，描写了青年主人公的成长与政治理想。续编为《爱丽丝》（*Alice*），出版于 1838 年。

⁴ 《花柳春话》初编至第三编刊于 1878 年，第四编和附录刊于 1879 年。

⁵ 假名垣鲁文（1829-1894）：江户末至明治初期的作家、新闻记者，原名野崎文藏。

⁶ 万贺亭应驾：应为万亭应贺（1818-1890），江户末期至明治初期的作家，原名服部长三郎。

迦八相倭文库》(第五十九、六十篇);二代目春水⁷的《时代加贺实》(第四十至四十五卷);以及松村春辅⁸的《复古梦物语》《春雨文库》《近世櫻田纪闻》而已。

假名垣鲁文

其中,唯有假名垣鲁文在既有文体上表现出了微小的变化。他出身贫寒,本是卖鱼铺的儿子,既无学识,也无见地,成长过程中全凭自学文字。又因生活放荡,在颠沛流离之后,最终与妓女出身的妻子在汤岛妻恋坂一个九尺二间⁹的陋屋中安身。他生活困窘至极,甚至在家门口悬挂“滑稽道场/谈笑讽谏 定制代笔处”的招牌,卖文为生。然而,正是这样一位穷困潦倒的人物,却隐约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。他的作品几乎全以假名书写,追求极端的通俗易懂。可以说,在日本文学史上,还未曾出现过如此低级的、通俗的文字。

英国思想的影响

如今难以想象,在明治初期日本社会对于西洋的崇拜程度。当时不仅有人主张彻底废除汉字,甚至有人鼓吹采用罗马字。福泽谕吉¹⁰的庆应义塾、中村正直¹¹的同人社、新岛襄¹²的同志社等组织,也都一致提倡西洋化。其中,福泽谕吉尤以集中吸收以功利主义为主的英国思想、倡导开国进取¹³而声势浩大。他的著作《西洋事情》据说发行二十五万部,即使从今日的眼光来看,也堪称出版界的奇迹。然而在小说创作中,这种激烈的欧化倾向却仅在假名垣鲁文的作品中有所体现。至于鹤亭秀贺¹⁴、山山亭有人¹⁵、柳水亭种清¹⁶、笠亭仙果¹⁷、二代目春水等人,则不过是舔食德川文学的残羹冷炙而已。

《西洋道中膝栗毛》

假名垣鲁文所作《万国航海西洋道中膝栗毛》,描写了神田的放荡儿弥次郎兵卫与北八二人想

⁷ 二代目春水:即为勇春水(1790-1844),江户后期的作家,本名鷗鷗贞高。

⁸ 松村春辅:生卒不详,明治时期的作家。

⁹ 九尺二间:指正面约2.7米、进深约3.6米的房屋,引申意为极其狭小且简陋的住处。

¹⁰ 福泽谕吉(1835-1901):明治时期的思想家、教育家,著有《西洋事情》等。

¹¹ 中村正直(1832-1891):江户末期至明治时期的教育家,译有《西国立志编》等。

¹² 新岛襄(1843-1890):明治时期的教育家、宗教家,于京都创立同志社英学校(后为同志社大学)。

¹³ 开国进取:基于1868年《五条誓文》,是继江户幕府“锁国攘夷”政策后,明治政府确立的国家方针之一。

¹⁴ 鹤亭秀贺:生卒年不明,江户后期至末期的作家,著有《金花七变化》等。

¹⁵ 山山亭有人:即条野采菊(1832-1902),江户后期至明治时期的作家、新闻家,著有《春色恋洒染分解》等。

¹⁶ 柳水亭种清(1823-1907):江户后期至明治时期的作家,著有《旅雀我好话》等。

¹⁷ 笠亭仙果(1803-1868):江户后期的作者,著有《八犬伝犬廻草纸》等。

去伦敦游玩，遂陪同横滨豪商大腹屋一同启程的故事。作者的用意，自然并非要顺应新时代的诉求，而只是迎合“当下的西洋热潮，换个新奇题材”而已。鲁文不过是借助当时流行的福泽谕吉《西洋事情》大致了解了西洋旅行的情况，再从冈文纪¹⁸的翻译书，或向曾亲历巴黎万国博览会的宫田砂燕¹⁹打听些经历，最后再凭借随意的想象加以拼凑而成。

弥次：“从刚才翻译先生读的目录来看，博览会里头一定有些稀奇古怪的东西。不然我们也弄点什么去吓唬吓唬洋人。你有什么好主意吗？”

喜多：“好啊。就算拿不出东西，也可以先造个名声，在报纸上刊登说日本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。翻译先生说这里的主人在横滨住了很久，日本话差不多都听得懂。正好，我们两个就去见主人，随便编个谎话吧。”

二人便以有事为由请求会见主人。接待的西洋人很快就请主人出来。主人误以为有什么正事，便恭敬地请他们入座。郑重寒暄之后，英国人：“I see you first time. I am very obliged for your staying in this time.”

两人：“我们还不懂西洋话。”

《西洋道中膝栗毛》第十三编下

从以上引文可见，书中常杂以不标准的英语，采取言文一致的写法。这一点在十一篇所附的序文中亦有体现。

眼下文明开化蓬勃发展，我辈有幸得以摆脱迂腐的“子曰学而不思”，转向西洋经验穷理之风。甚至连市井间的儿童，也剪去“芥子头”²⁰的中国发式，改为欧洲流行的样子。给孔子遗书打上一个×，改习英文、法文的abc。弃绝四百余州²¹的胡言乱语，叩打通晓万国世界、五大洲天地道理之门，人们心情犹如迎来美好的新春一般。就连那些废落后的旧知事子弟²²，也不再带仆从，而是独自步行以认识世界；回归农事的臣仆，则如流入飞鸟川之水，投身商业。父母在堂，子女亦远游四方；西洋大炮一发三千里，再非“朝闻道夕死可矣”。食牛肉，饮啤酒，以求强身健体、延年益寿；逐利以求富国，才被视为当今的报恩。然而，这样的内容不过是一种浮浅文明的写照，描摹的是根基全无、摇摆不定的状态。

¹⁸ 冈文纪：应为冈文纪（-1889），幕末明初的作家，著有《浮世机关西洋鑑》等。

¹⁹ 宫田砂燕：应为富田砂燕，生卒年不详，江户末期至明治时期的文化人、商人。

²⁰ 芥子头：一种儿童发型，只在头顶留一小撮头发，周围都剃光，因为形状像芥子（罌粟果实）而得名。

²¹ 四百余州：象征传统儒家地理与天下观念。

²² 废藩后的旧知事子弟：1871年“废藩置县”后，旧藩主（藩知事）的子弟失去了特权。

“鶴的”文体

其文体也极为“鶴的”²³。然而，正是鲁文所具有的这种混沌而怪异的特质，才构成了他在承接德川与明治两代文学之间所具有的唯一价值。唯有在鲁文的作品中，才能清晰看见时代影响的映射，尽管仅仅停留于表层。

胡瓜扱

此外，当时的颇具趣味的现象是同一作者的《胡瓜扱》。此书瞄准了福泽谕吉《穷理图解》被广泛阅读，而“借用谐音，把本来有益的实学翻案为无用的戏言”。例如，该书的第四章“风之事”开头的诗：河风吹吧，竹帘扬起，帘内歌妓美轮美奂；三弦之声回荡柳桥²⁴。正值四季之盛时，夏意尤深。白皙肌肤透映衣袖，美人衣饰端庄，随从提箱侍立。”就是模仿福泽谕吉的“风”的说明：“空气受日光照射而加热上升，冷气与之交换，因而成为风”。作者将这一科学道理比附到歌妓的生活情景之中。自古以来，这类模仿性的文学并不鲜见，但在明治维新之初，福泽谕吉的通俗文体作为“时文”²⁵已极具影响力。与此相对，小说界却没有任何新颖的文体。这篇《胡瓜扱》因在当时的读书界引发了“新文体、新结构”的联想契机，故而值得纪念。

福翁的小说

此外，关于福泽谕吉，还有一点值得记述：他仅创作过一篇寓言体小说《残缺的少女（かたわ娘）》。文中描写了一位生来牙齿漆黑、眉毛全无的少女，被邻里的讥笑为“残缺”。然而随着她逐渐长大并出嫁，反倒因日本的风俗²⁶而被视作美人。此篇文章的文风，正是福泽一贯的直率畅快，毫无滞碍，与“马琴调”等截然不同，格外新颖。

很快到了十四岁的春天，正是花苞初绽的时节。她举止温婉娇美欲滴，正值少女芳华。

只是遗憾她牙齿与眉毛的缺陷再也无法掩饰，邻里也不再视而不见，纷纷议论起来；文盲们更是口口相传，肆意嘲笑说，说那姑娘没有眉毛，一定是麻风病的遗传，真是可怜。那如玉的面色，恐怕不久也要衰败了。且不说麻风，单是齿色漆黑，已够怪异。那户人家究竟是前世造了什么孽，才生下如此奇异残缺的女儿？有人说，是因为他们祖祖辈辈卖煤炭，把黑炭卖得高价，自己却吃白米饭的报应吧。也有人说，他们虽是富户，但邻居借钱时，他们总是

²³ 鶴的：鶴为日本传说中的怪鸟，据称猿首、狸身、虎足、蛇尾的无翅飞兽，叫声类似虎鹤。此处转意为混杂、怪异。

²⁴ 柳桥：柳桥是江户青楼聚集之地。

²⁵ 时文：即当下的文章。

²⁶ 日本的风俗：即女子成年后要剃眉、染黑齿。

拉下脸不肯露出白牙，所以因果报应，生下牙齿漆黑的女儿。

这些话在今天看来或许不足为道，但在当时所谓的“时文”，无一不是将“一斋点”²⁷训读的汉文原封不动地改成汉字假名混淆文。正因如此，福泽翁这篇文章才显得格外熠熠生辉，堪称“他山之石”。

通俗化的汉文

或许未必能归入“小说”的范畴，但在1877年以前，成岛柳北那种通俗化的文学，与鲁文的作品一样，也应当予以铭记。柳北本是汉文家，因此小说界并未将他的文体视作需加记述的对象。然而，他在1874年出版的《柳桥新志》以及1877年出版的《花月新志》，虽以汉文写成，却充斥了以今日标准来看足以遭到查禁的淫靡文字。这些文章，以及抚松²⁸于1876年4月出版的《东京新志》，在当时虽被贬为与鲁文小说一样只配下层社会的小人物阅读的“戏作”²⁹，但对于那些原本与此类读物绝缘的所谓“知识阶层”而言，却恰好提供了类似今日“小说”一样的读物。

言文一致的萌芽

此外，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所谓“言文一致”的萌芽，若称之为“萌芽”运动，或许尚嫌不足。其含义如同假名垣鲁文以假名写小说一样，是一种尽量使文章浅显易懂的尝试。其中有明确自觉并切实践行者，即福地源一郎³⁰。福地所主张的“言文一致”，其目的完全在于使文章平易；与后来山田美妙、二叶亭四迷等人展开的，将其作为艺术品、从表现技法的上的适当与否来讨论的言文一致运动，在根本上迥然不同。福地曾在《日日新闻》中倡导“文章应当浅显易懂”，例如今后农夫写催债的文书，应当这样写：“借的钱为什么不还？若不还，我就要亲自上门。我这胳膊里可是有骨头的”。对此，当时的滑稽大家成岛柳北³¹便在《朝野》报上揶揄称，先生何不干脆写成“国会为什么不成立？若不成立，我就要动笔（呼吁）。我的笔可是有骨头的”。

とさ文体

正是从这种追求“浅显”的写法中，衍生出了所谓“とさ文体”。即文章写得平易，末尾加上一个“とさ（云云）”，仿佛是转述传闻一般。1877年创刊的著名刊物《圆圆珍闻》等便以“とさ文体”为主要体例。

²⁷ 江户后期学者佐藤一斋所提倡训点。比之前的训点更忠实于原文，更为简洁。

²⁸ 抚松：即服部诚一（1841-1908），江户时期文学家，著有《东京新繁昌记》等。

²⁹ 戏作：即通俗日本文学。

³⁰ 福地源一郎（1841-1906）：江户后期至明治时期的作家、政治家。著有《滑稽化物邸》、《帝国万岁上野賑》等，并曾担任《东京日日新闻》的社长。又名福地櫻痴。

³¹ 成岛柳北（1837-1884）：江湖时期汉诗人、随笔家。著有《柳桥新志》等。

近来秋叶（神社）一带频频失火，附近的人就对社内的人说，这未免太离谱了吧？镇火之神守护的地方竟然自己起火！（有人打趣说）前些天秋叶（大神）给神主的神谕里说，如今僧侣都被允许吃肉娶妻，神佛也不再计较，那偶尔烧一烧也无妨吧，云云。——《圆圆珍闻》

翻译的两派

总的来说，在这一时期，严格意义上的“小说”尚未成立。柳亭种彦、二代目春水等人，不过是完全沿袭旧有传统，并无新的创造。对文体影响最大的是翻译，其中尤以福泽谕吉和中村正直的两派最具特色。福泽派以“平易”为宗旨，中村派则以“严谨”为宗旨。前者力图脱离原文，后者则尽量紧贴原文；前者多用平假名，后者则多用片假名。两派的翻译实践几乎都臻于完善，由此也足见二人见识之高明。以下便是两派的例子。

世间有青蛙、蜗牛、蝗虫、毛毛虫等，本是无罪无害之物，然而无情之人往往见之即加以虐待，甚至将其杀害，这是极不应当的事。（出自福泽谕吉《童蒙教草》一节，原书为英国钱布尔所著《道德课本》的翻译）

瓦特幼年时，便善于制作玩具。他的父亲是木匠，家中存有象嵌工艺的器具，由此使他注意到生物体质学（或译作“生命理学”）³²，并逐渐深入探究其奥义。（出自中村正直《西国立志篇》一节）

³² 原文标注了 physiology 的音译假名。原著第二编第八节。